

S. J. W.

世界
实学
世纪
文

第一辑

世界纪实文学

(第一辑)

本刊编辑部

河南人民出版社

顾问（依姓氏笔划为序）

丁希凌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刘道玉 朱东润
朱杰勤 李治华 季羨林 陈冰夷 陈残云 杜 埃
杨 樾 杨 嘉 金尧如 姜椿芳 姚雪垠 赵浩生
秦 牧 曹靖华 黄秋耘 曾敏之

编委（依姓氏笔划为序）

文 刚 艾 若 叶念伦 乐黛云 刘 麟 刘义质
刘亚伟 刘亚洲 刘安武 刘新彝 安国良 任吉生
李宗杰 李明滨 何仲勉 吴 樾 陈守成 张忠义
姜炳炘 贾植芳 梁立基 夏国政 徐豫生 章 其
舒 乙 蔡汝良

常务编委

吴 樾 刘义质 徐豫生

世界纪实文学

（第一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 开本10.75印张 247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105·482 定价1.75元

创 刊 词

《世界纪实文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本刊各位顾问的热情关怀、全体编委的积极努力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现在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刊是国内首创的译介外国优秀纪实文学作品的刊物，着重刊登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特写、书信、日记、随笔、游记、轶事等。它以真实性和文学性为基础，从世界范围，给读者提供人生的探索、未来的借鉴、真情的感染、知识的阐发等有价值的养料。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新形势下，它无疑为我国广大读者打开了又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认识世界的新窗口。

华侨、华人遍布全世界。他们长期在海外艰苦创业，为炎黄子孙增了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热爱故乡和祖国。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纪实文学素材。本刊创办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促进国内外炎黄子孙的互相了解，增进感情上的相互交流，繁荣华侨、华人纪实文学的创作。为此，发表海外的著名华侨、华人的传记、回忆录，刊登反映广大华侨、华人在海外勤奋求学、奋斗成功的事迹的文章，也是本刊的主要内容。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很多学者、作家以及各界人士出外访问、讲学，把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及时介绍

给国内读者，必然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加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因此，我们也要发表这方面情趣俱佳的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文艺应该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本刊决心以此自勉。英国著名诗人布莱克说：

从一瞬间看到永恒，
从一粒沙看到大千世界，
从一个片断看到无限，
从砂砾中看到整个青天。

我们一定力求适合时代的潮流，锐意改革，勇于前进，使广大读者能通过本刊去认识世界，为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振兴中华，建设更加美好的精神生活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纪实文学是许许多多高尚心灵的展览。我们希望广大读者从中受到鼓舞和启迪，使心灵升华，自觉地、勇猛地为实现四化发出光和热。我们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伟大时代，需要千千万万具有磊落胸怀、充满崇高人生使命感的社会主义新人。亲爱的读者们，让我们共同努力，探索人生，奋发进取，面向未来。

奇花异卉迎春开

季羡林

现在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同其他刊物一样，有如雨后春笋，国别文学的刊物，综合的文学刊物，当代文学的刊物，古代文学的刊物，无不具备。数目多，不一定就能说明水平高，但它起码可以告诉我们，全国人民在外国文学方面的需要比从前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了。

在众多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中，《世界纪实文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异军突起，它的出现给外国文学刊物的万花园又增添了一株奇花异卉。

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能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借鉴外国，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其次，翻译外国文学可以给中国读者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使中国读者得到美的享受，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过去大量地介绍史诗、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等等，都能起到这个作用。可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般读者最喜欢读的往往是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日记、书信、特写、随笔、游记、轶事等等的作品。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介绍工作，但是同读者的需要比较起来，

还有极大的距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现在，《世界纪实文学》的出版，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缺陷。我相信，它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德国人也有类似的话：Aller Anfang ist schwer。这一种新型刊物的创办，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锲而不舍，坚决走上前去，我相信，我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这个新型刊物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它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我诚挚地祝贺我们这新生的刊物长命百岁。

一九八四.十一.八.

目 录

创刊词..... (1)

奇花异卉迎春开.....季羨林 (1)

人 物 春 秋	林肯当选总统以后.....〔美〕戈尔·维达尔 王岱译 (1)
	易卜生的童年时代.....〔英〕迈克尔·迈耶 文刚译 (36)
	矛盾人物诺贝尔.....〔英〕安德鲁·伊瓦特 燕冷译 (58)
	孤儿.....〔英〕朱利安·西蒙斯 吴樾译 (67)

名	日本皇太子的日常生活
	〔日〕饭塚昭男 王连珍译 (79)

人 生	美国诗人罗伯特的初恋
	〔美〕劳伦斯·汤普森 李 建译 (101)

活	拿破仑母亲的晚年
	〔法〕让·保罗·加尼埃 刘柯宁摘译 (106)

史海拾零	大地震目击记.....〔美〕杰克·伦敦 辛林译 (120)
	希特勒自杀前后.....〔德〕海因兹·林格 凌雨译 (128)

作家剪影	罗曼·罗兰.....〔苏〕弗·理定 梁道远译 (136)
	我的引路人潘菲罗夫.....〔苏〕波列伏依 彭质纯译 (139)

华 侨 · 华 人	扑进心扉的少年往事.....秦 牧 (149)
-----------------------	-------------------------

	海外赤子.....杜 埃 (151)
--	--------------------

	我们心心相印.....陈残云 (153)
--	----------------------

	捐资育才建宝岛.....江 楠 (154)
--	-----------------------

——记爱国华侨陈学忠先生

海外散记	狮岛的怀念.....孙 獯 (163)
	一生爱好是天然.....舒 乙 (165)
	——记东山魁夷
异国风情	怀念丸善书店.....贾植芳 (178)
	伦敦纪实.....叶念伦 (187)
	英京佛庙.....〔英〕伊恩·沃德 严轮译 (206)
随笔·杂谈	我的第一次文学尝试...〔美〕马克·吐温 辛田译 (209)
	非英.....〔爱尔兰〕罗伯特·林德 刘新莽译 (212)
	开创.....〔德〕奥托·布拉姆 颜海平译 (217)
往事漫录	地位之争.....刘亚伟译编 (220)
	西方圣人卡穆恩斯与《葡国魂》
	〔葡〕安东尼奥·菲格雷多 夏国政译 (225)
往事漫录	我的回忆.....李治华 (233)
	我的父亲托尔斯泰在七十年代
	〔苏〕谢·列·托尔斯泰 章其译 (251)
纪实论坛	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
	〔苏〕勃·斯·伊坚别尔特 鞠伟摘译 (258)
	忆著名作家柯罗连科
纪实论坛	〔苏〕阿·杰尔曼 朱钦源译 (266)
	纪实文学点滴谈.....艾 若 (288)
	关于纪实文学.....宗 原 (292)
封二	马雅可夫斯基与纪实文学.....陈守成 (296)
	传记面面观
	〔法〕安德烈·莫洛亚 韦大玮 李宗杰译 (298)
封三	题辞.....曹靖华
封三	梅花(国画).....胡絮青

林肯当选总统以后……

[美] 戈尔·维达尔

王岱 译

(一)

伊莱休·B·沃什伯恩取出怀表一看，正是差5分6点。

“等在这儿，”他对车夫说。车夫回问道，“我怎么知道您还来不来呢，先生？”

众议员沃什伯恩即使在最顺心的时候，脾气也难以捉摸。他发起火来就象讲道人提到地狱似地吼叫，而他第二故乡伊利诺伊州的选民就欣赏他发怒的神态。他们自豪地宣称，在根本不喝酒的人当中，众议员沃什伯恩是唯一性情暴烈的。此时此刻，确切地说，1861年2月23日清晨6点差5分，天寒地冻，沃什伯恩怒火中烧。

“什么，你这黑——！”沃什伯恩的嗓门刚要提到最可怕的高度时，这位政治家时刻不忘的“小心”二字起了作用，他突然闭上了嘴巴。在这位众议员和高坐在马车夫座位上的黑人之间，弥漫着他们说话所哈出来的冷气。

沃什伯恩由于尚未息怒，心还在怦怦地跳着，他递给车夫一

点钱，说道：“你必须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我回来，听见了吗？”

“听见了，先生。”黑人冻得皱缩的脸上，雪白的牙齿连续地闪露了几下。

沃什伯恩把大衣扣好，小心翼翼地下了车，站在结了冰的泥泞地上。这本应是一条大马路的人行道，一直通向华盛顿市用红砖砌成的脏乱火车站。华盛顿是三十四州联邦的首都，现在州联邦正处于逐步解体的过程中。沃什伯恩把胡子抖抖松，指望这样能使脸暖和些。

巴尔的摩开来的火车嘎啦嘎啦地停稳时，沃什伯恩走进了火车站。黑人脚夫在站台上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一些货车也停在那里，等着装满北方商品去换取南方的烟草、棉花、食物。当时，那些南方人正在议论，华盛顿市天生就是南方的首都。但如果他们聪明一点，在易怒的西部人沃什伯恩面前，就不该这么说。

在火车头过去不远处，伊利诺伊州第一选区的代表沃什伯恩站在那里，他身后是一辆镀金的华丽马车。车身两侧饰有本城最著名的饭店老板戈蒂埃的名字。戈蒂埃是个法国人，有人说他就是法国失踪的皇太子，他自己可从来不承认。

沃什伯恩看着睡眼惺忪的乘客一个个走下车时，他想，要是他至少带上六、七个联邦警卫来这里就好了。因为警卫刚下了夜班，如果他们随随便便地到车站来，不会惊动任何人的。但是，纽约州参议员威廉·H·西沃德却说：“不行，我们的客人只能悄悄地来，你我两人接他就足够了。”西沃德是参众两院联席委员会的另一半当家人。这个联席委员会是半官方性质。既然总是叫人摸不透的西沃德临时不肯来火车站，那就只有众议院的代表前来，也就是矮胖的伊莱休·B·沃什伯恩自己了。忽然，沃什

伯恩的注意力被并排而行的三人吸引了过去，这三个人看上去很象要作案的罪犯：左边，眼神机敏的小个子一只手完全插进外套口袋里，短筒手枪的轮廓从口袋外面清晰可见；右边，一个彪形大汉两只手全放在口袋里——两只手枪？中间，一个瘦高男人戴着一顶软质帽，他把帽沿象小偷似的拉得遮住眼睛，短大衣的领子高高竖起，因此，在帽子和衣领之间，只看见鼻子和高颧骨上的黄皮肤，神情紧张。他左手紧握着一个手提包，毫无疑问，里面装的是准备作案的工具。

当三人走近沃什伯恩身边时，这位众议员说道：“得了，阿布，你骗不了我。”

小个子凶猛地转向沃什伯恩，手也从外套口袋里往外抽，短筒手枪的枪筒都露出来了。但高个子说道，“没事儿，平克顿先生，他是众议员沃什伯恩，是来欢迎我们的。”

沃什伯恩热情地握着老朋友的手，他的朋友是美国当选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也是他第二故乡伊利诺伊州的政治家。本来传说，林肯今天将要在巴尔的摩被谋杀。

林肯指着彪形大汉说：“这是卫兵希尔·拉蒙。”拉蒙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和沃什伯恩握手，后者看见拉蒙手上的野蛮装饰品时，惊得目瞪口呆。

林肯笑道：“希尔，到了大城市，你应该把那些指节铜套脱掉。”

拉蒙用南方口音回答说：“在这个城市我最好还是戴着吧！”沃什伯恩注意到，拉蒙的确也没有脱下来。同时，平克顿已经往前走去，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过路人，这样他自己倒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林肯把沃什伯恩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平克顿先生是所谓的侦探，而侦探们总是越神秘越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没有人认出林肯来，沃什伯恩这才放了心。但是当林肯把衣领翻下来，露出短而光滑的连鬓胡子时，沃什伯恩一时给弄糊涂了。因为这胡子把林肯的脸型变了样，连神情都与原来大不相同。

沃什伯恩死盯住林肯问道：“胡子是假的吗？”这时，他们正站在一张大幅招贴画下面。画上的人脸刮得光洁，神情严肃甚至冷峻。画的上方写着：“当选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下方是：“欢迎你来华盛顿市。”留胡子以后，林肯的脸看上去疲惫不堪，但却和蔼可亲。沃什伯恩觉得，这位当选总统就象伊利诺伊州南部一个富裕农民，此刻到市场来了。

“不，是真的。你可以把它叫做一种装饰。从斯鲁林菲尔德乘火车出来，我总得伪装一下。”林肯一边说着，一边闪开身子让路，两个大块头黑人妇女抬着一桶做腊肠的猪肉正匆匆往火车那里赶去。平克顿这时示意叫他们跟着他出站。

他们朝出站口走去时，沃什伯恩说：“我雇了一辆车。西沃德州长本应在这儿的，他一定是睡过头了。我们把你安排在威拉德饭店住下。斯科特将军认为，我们给你找的房子不如住在威拉德饭店安全。”

林肯没有回答，沃什伯恩也不知道他是否在听。车站外面，冬天的太阳就象灰色天空盖上了一块淡黄色的小图章。太阳左边本该看得见国会大厦上面的圆屋顶，可是现在却没有。在那使人想起戈蒂埃饭店奶白婚礼蛋糕的地方，也就是大理石圆屋顶的地方，这时能看见的只是一部巨型起重机的侧影，象绞刑架一样耸立着。

平克顿一个劲儿地要林肯坐上马车，林肯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明白了，他们把旧盖子揭了。”

沃什伯恩说道：“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新屋顶装上去，国会议员们在议论，我们就让它这样下去算了。”

“那不行。”林肯忽然打了一个寒颤。他又说：“我老是忘记，南方冬天也会冷成这样。”

四个人登上了马车。平克顿和马车夫并排坐着，拉蒙背对着车夫座位坐着，林肯和沃什伯恩坐在马车的后边正座上。沃什伯恩注意到林肯从不放下手提包，就座以后，他还把提包抓得紧紧的，以至于手关节处都发青了。

沃什伯恩指着提包问道：“里面是皇冠上的珍珠？”林肯笑了，但手并没松开。“是我的就职演说，也是我的品德证明书。在哈里斯堡我的儿子鲍勃没保管好，把它弄丢了，而我只有这一份呀！”林肯说到这里，想起当时情景，明显地犹有余悸。“我们只有翻箱倒柜地找呀、找呀，真恨不得把我那小子宰了，找到后就再也不离身了。”

“我们很想听听到时候你要说些……”沃什伯恩刚说到这里——

林肯可不容易上钩，他打岔说：“我看到那边在修几栋新房子。”他从车窗往外看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北侧，几家大饭店象砖砌营房似地排列着，其间点缀着一些酒吧和商店。靠近第六号街角上的一家是布朗饭店。

“四十年代你在华盛顿时，就有布朗饭店了。”

林肯点点头。“我和我太太到华盛顿的第一晚就住在那里。后来我们搬到一家管饭的旅店去住，我们的两个儿子不怎么招人喜欢，本来象他们那年纪是应该很受欢迎的。我们的房东太太是个寡妇，她开的旅店我记得，叫做斯普里格斯寡妇店。”

马车经过了第十二号大街上的柯克伍德大厦，然后，在第十

四号街的角上，与宾夕法尼亚大街汇合处，终于来到华盛顿市政治、社交活动的中心——威拉德饭店。它坐落在财政部大楼的对面。人们都认为，财政部大楼的位置与威拉德饭店和总统官邸在一起，很有意思。

在清晨六点半这时光，城市还没苏醒。饭店前面通常排列整齐的出租马车一辆也没有。只有黑人奴仆在干活儿，他们在寒冷中利索地搬运食物，擦洗楼梯，忙个不停。

当马车在石子路上经过时，林肯说：“我看他们为修路花了不少力气。”由于石子铺得很不平，比本来结冰的泥泞地更颠簸，更难走，林肯又说：“可惜，这力气算是白花了，如果认真一些，就不会把路修成这样。”

城市设计家早先设想，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末端的总统官邸，应该正好在国会大厦对面，以便和两者在宪法上的重要性协调，可是现在，财政部大楼把总统府遮得严严实实的，唯一可见之处也被一片无窗的红砖建筑物挡住了。这砖墙使林肯很感兴趣：“这玩艺儿没见过，是什么呀？监狱吗？”

“不是，是布坎南总统的仓库。他对此非常得意。实际上，四年来他大概只干成功了这一件事。”

有轨公共马车嘎拉嘎拉地过来了。由于时间还早，车上只有一半座位有乘客，车后炉子浓烟滚滚。

沃什伯恩说：“这种马拉有轨车，你在这里时就有了，如今可以从海军大院一直到乔治敦，全程六英里。”沃什伯恩注意到他的老友又没有听他说话。林肯的左眼睑有点儿怪，使左眼象一只蛙的眼睛，此刻半闭着。只要他半闭着左眼，就说明他不是走神儿，就是疲倦极了。

威拉德饭店的正门就在第十四号街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汇合

处。大门两侧砖砌人行道上长着几棵树叶已掉光的大树。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尽头有一座小小的希腊正教教堂，与富丽豪华的威拉德饭店紧邻，简直都难以被人发现。

沃什伯恩开始象导游似地述说起来：“记得原来那长老会教堂吗？现在归威拉德饭店所有了，成为它的音乐厅。和平大会目前正在音乐厅举行。”他盯住林肯的脸，看有什么反应，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马车在大门前停下了。着制服的黑人把他们接下了车。“先生们，行李呢？”

林肯说：“下一列火车才到。”

“可是，先生们——”平克顿不等黑人说完，把他往边上一推，自己走进饭店，口中说道：“跟我来。”

林肯微微一笑，说道：“好一个性格坚强的人。”

在门厅内，有六、七个黑人脚夫站着打盹儿，一个副经理在大理石柜台后面查看一大堆信件。副经理的脸白得异乎寻常，就象故意显示他与下级黑人身份悬殊似的。门厅天花板很高，有煤烟味儿。室内零乱地摆着一些黑色单人大沙发，每个沙发旁边都有擦得锃亮的痰盂。沿墙根有带马鬃座垫的一排排长凳。有几个被冷落的顾客站在自己的行李旁边，等着领走。

平克顿用拳头敲大理石柜台，这才使副经理注意到他。开始副经理那白得异样的脸气得泛起一层红晕；等听到平克顿的耳语以后，脸又刷地一下变得比原来更白了。这位副经理急匆匆地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握着沃什伯恩的手，说话声音紧张得都变了样：“欢迎您到威拉德饭店来，总统先生。”

沃什伯恩指着林肯说：“他是总统。”

林肯说：“当选总统，咱们不要冒风险。还有十天才到日子

哩！”

副经理对着拉蒙说：“您的房间还没准备好，先生。”这会儿，在他心目中，又把拉蒙当成林肯了。他接着说：“您瞧，我们以为您下午才到，纽约的威廉·道奇先生占用着第六号大套间，他是商界巨头，是我们很尊重的顾客。由于这会儿才6点34分，我敢肯定，他还没有起身……”

林肯转向拉蒙：“你处理这件事。”刚说完，一个上了年岁的白人侍役走近沃什伯恩，用明显的爱尔兰口音说：“沃什伯恩先生，我知道，您准是把总统给我们领来了。”

沃什伯恩向林肯说：“这是麦克，全城最机灵的人。”

“是还机灵，先生，他可以把二位马上领到西沃德州长那里去。”说着，麦克就把林肯和沃什伯恩领到宴会厅来了。西沃德独自坐在长餐桌的一头，喷着雪茄烟，半闭着眼睛。他身后，有几个侍役正把擦过的盘子往一个高大的餐具柜上放；除此以外，大宴会厅空空荡荡的。

一见到林肯，西沃德就站起身来；沃什伯恩注意到，他站起身以后比原来坐着时高不了多少。威廉·H·西沃德比他的对手新总统大七岁，本来的红头发现在已经斑白，大鼻子，眼神暗淡，当过多年纽约州州长，年轻共和党的党魁，如果不是林肯的竞选班子在芝加哥共和党提名大会上击败了他的竞选班子的话，他是完全可能当选总统的。此刻，他握着林肯的手，由于一生沉溺于雪茄和鼻烟的嗜好中，声音十分沙哑：“林肯先生，您和我想象中的身高分毫不差。”他又仰起头来看看着林肯，比他整整高出一英尺，接着说：“上次竞选时，咱俩相遇短短两分钟，我没能好好地帮您看清楚。”

“而州长您呢，和照片上一样漂亮。”沃什伯恩看见林肯鞠